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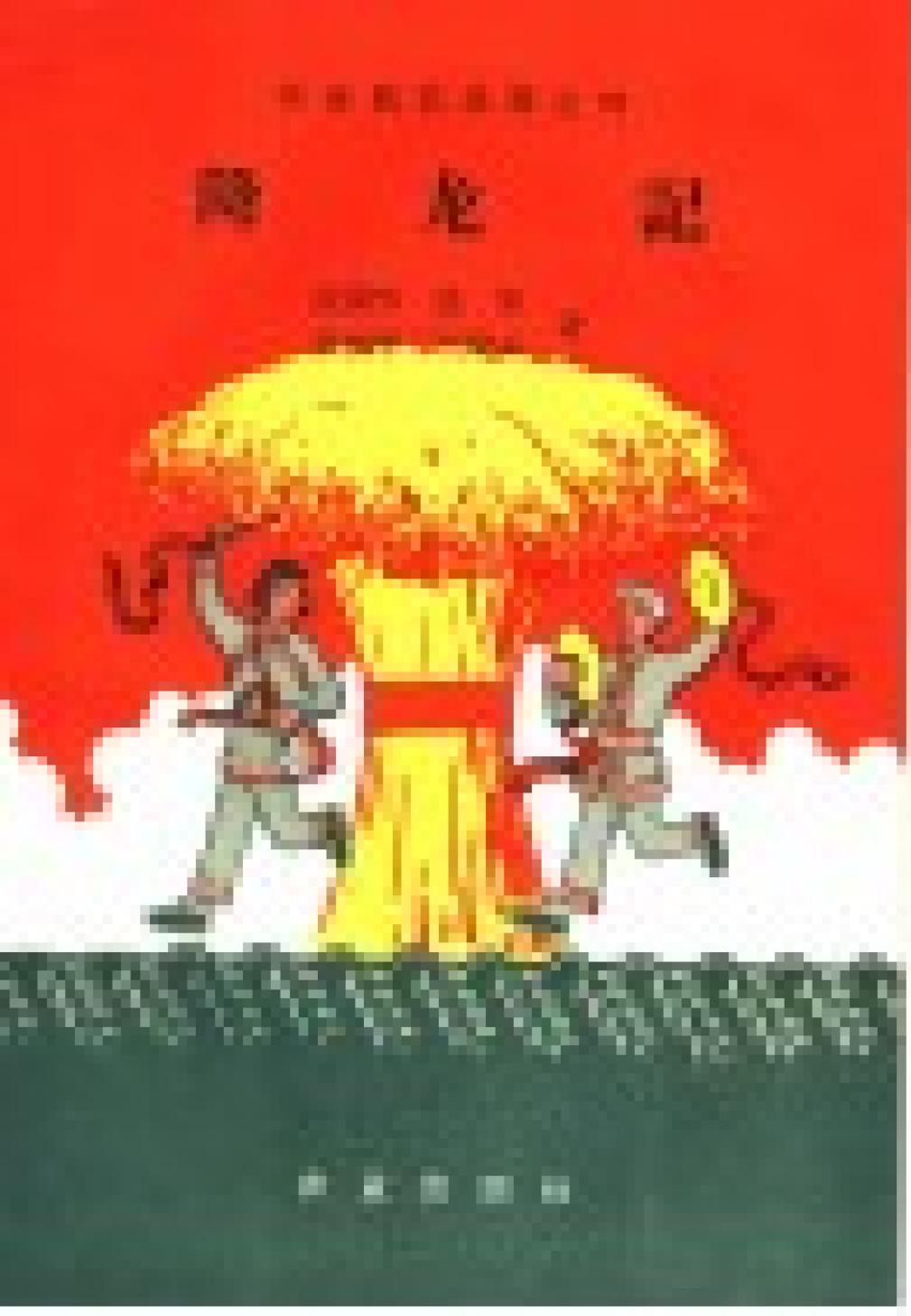
农业曲艺丛书之四

# 降 龙 記

徐国华 张軍  
张剑平 王家齐 著



农业出版社



## 內容提要

本書包括“降龍記”、“黃忠大战穆桂英”、“有志不在年高”三篇故事。“降龍記”是描写兴修水利的故事；“黃忠大战穆桂英”是描写爷爷和孙女在兴修水利工程中劳动竞赛的故事；“有志不在年高”是描写青年社主任带动社员采用新技术、战胜老经验兄弟社开展生产竞赛的故事。前二篇是全国曲艺会演时山东省代表团演出的节目，后一篇是天津市代表团演出的节目。

農業曲藝叢書之四

## 降 龙 記

徐國華 張軍 著  
張劍平 王家齊

農業出版社出版

(北京西直門胡同 7 号)

北京市農刊出版社營業許可證出字第 106 號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發行

787×1092 紫 1/32·7/8 印張·14,000 字

1958 年 12 月第 1 版

1958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1—5,000 定价（7）0.09 元

統一書號：10144.5 58.11.集體

# 降龙記

(山东大鼓)

徐国华原著 戏曲研究室整理

---

馬嶺山上好風光，  
清清的沐河繞山梁，  
鵠鴿撫翅空中叫，  
花松翠柏遮太陽。  
黑龙潭就在山坡上，  
听傳說里邊住着个老龍王。  
老龍王原本住东海，  
貪圖安逸度时光，  
魚騰蝦跳海浪滾，  
惹的他心里煩的慌；  
最可怕花果山上的孙大聖，  
纏的他終日不安康。  
沐河大王本是他的表兄弟，

把他領到这座馬嶺山上。

老龍王黑龍潭里造洞府，  
這一帶地方遭了殃。

黑龍潭原本方圓三四丈，  
現如今留了个洞口象巴掌。

在從前滔滔清泉山下淌，  
現如今滴水不曾下山崗。

他不管大地干旱裂了縫，  
也不管禾苗缺水葉枯黃，  
是龍王偏偏不行雨，  
終朝每日洞里藏。

翩翩美女學彈唱，  
花天酒地樂非常。

這天他沐河赴筵回洞府，  
醉熏熏地臥龍床。

忽然一声沉雷响，  
老龍王心里着了慌。

（白）十冬腊月为何沉雷震耳，真乃怪事，夜叉！

“快去探來！”“是。”

夜叉摸過鎮海棒；  
披挂整齐到上方。  
手把洞門向外望，

只見那黑壓壓的人群滿山崗。

开山炮响震天地，

漫山烟尘遮日光。

这一边手举铁锤来打钎，

只砸得火星乱爆响叮噹。

忽听那边一声响，

斗大的巨石直飞揚。

馬嶺山橫寬數千丈，

已經劈开大半廂。

移山倒海來的猛，

眼看來到洞口上。

天空閃閃紅光現，

夜叉抬头細端詳，

有面紅旗空中摆，

上綉金字整兩行，

上写着:开山劈嶺鑿龍潭，

下写着:引水登山降龍王。

夜叉一見害了怕，

兩条腿哆哆嗦嗦直篩糠，

吓的他拿不住鎮海棒，

連滾帶爬見龙王:

“启稟龙王事不好!

農業社的好漢上山崗。  
年少的手使開山斧，  
好似那力劈華山的小沉香；  
大漢們好象二郎下了界，  
看勁頭又要担山擡太陽；  
使棒的好漢更厉害，  
勝過那花果山的猴子王。  
這裡點起开花炮，  
那裡鐵錘敲山梁，  
口口聲聲來拿你，  
大王爷咱們快逃荒！”  
老龍王一聽害了怕，  
吓的他渾身冒汗臉色黃。  
龍子龍孫吓破膽，  
龍婆子吓的淨心慌。  
龍王說：“快着跑！快着跑！  
順后門快到沐河去躲藏。”  
跑到后門向外望：  
不好了，河大王早被綁到水壩上。  
大口對着轉山渠，  
搖頭擺尾澆田忙。  
山下來了娘子軍，

挂帅的本是鐵姑娘。  
鐵姑娘好似穆桂英，  
众女將的洋鎬鐵銑放寒光。  
娘子軍治服了沐河到龍潭，  
眼看來到后門上。  
龍王一看跑不了，  
急的他怨天怨地怨玉皇。  
玉皇爺你可知老臣有了難，  
你快快救我到上方。  
叨嘮了几遍也沒用，  
无奈何隐身石下去躲藏。  
剛剛鑽到石下去，  
那知道頭頂上挨了一鐵夯。  
巨石粉碎龍身現，  
好漢們卡着脖子騎龍王。  
老龍王張牙舞爪要反抗，  
好漢們举起鐵錘用力量。  
鐵錘象那柳斗大，  
乒乓兵，打在龍王屁股上。  
直打得黑龙潭里水翻滾，  
老龙王吱吱呀呀叫亲娘。  
龙王这才泄了气，

服服貼貼归了降。  
張开了大口噴泉水，  
清清流水进田庄。  
庄稼得了这龙涎水，  
都換上綠油油的新衣裳。  
果树得了龙涎水，  
花枝招展十里香。  
人們喝了龙涎水，  
精神飽滿身体强。  
那泉水越过了田庄引上山，  
穿山渠是有百里長。  
多年的干田种水稻，  
每亩年产千斤粮。  
設下龙潭發电站，  
大小工厂滿山崗。  
山区人民生活好，  
幸福的歌兒唱四方。  
这就是共产党領導人民兴水利，  
改造自然降龙王。  
咱們牽着龙王鼻子走，  
保証产量过長江。

# 黃忠大战穆桂英

(山东琴書)

作者：張軍

---

鷄叫三遍天放明。  
吳家滩响起一片哨子声，  
緊急动员修水庫，  
突击队集合要起程。  
吳老汉拾粪回家轉，  
听说这事气不平，  
扔下粪筐要去找社長，  
从門外来了他孙女吳桂英。  
桂英說：“今年汛期来的早，  
大水庫限期兩月得完成，  
突击队馬上开上去，  
今天提前要开工。”  
桂英說着就要走，

(白)回来!

吳老漢突然喊了一聲，  
一声喊，倒叫桂英猛一楞，  
爷爷他为何阻擋不放行？  
准是我動員工作沒作好；  
還應該耐心作說明：  
“修水庫可是大喜事，  
爷爷呀，咱們修好大水庫，能保証旱澇得收成。  
存下水改造山地种水稻，  
还能以發电按电灯……。”

老汉越听心越煩，  
他倒說：“聖人面前卖的什么三字經，  
喊住你并非不讓你去，  
想給你商商量量一路行。”

桂英說：“爷爷年老不能去。”

老汉說：“老不老的干活比你强几成。  
我去我去定要去。”

“不行不行絕不行。”

爷兒倆正然來吵架，  
社長門外叫桂英：

(白)“桂英，快走吧！”  
“噢，社長嗎？”“是我。”

“社長啊，你先來俺家問官司，  
她打完了官司再上工。”

桂英說：“俺爷爷硬要上工地，  
社長你說怎么能行？”

社長說：“水庫上活兒实在重，  
老年人恐怕難擔承。”

(白)老漢說：“我早知道你們一個鼻子眼里出氣，哼！  
看不起老年人。”

“這怎麼能說看不起老年人呵，大爺。”“看的起，為什麼  
上水庫不告訴我？”

社長說：“上級号召修水庫，  
咱社能男女老少都響應。  
要是全部上水庫，  
難道說把生產任務一旁扔？”

一句話說的老漢無言對，  
一旁喜壞了吳桂英。

(白)“爷爷，我走吧！”  
“你先別走。”

“不讓我去我不去，  
囑咐你几句要記清。  
十八年前發大水，  
山洪把咱的莊子沖。

你娘被大水冲了去，  
你的爹水后害伤寒喪性命。  
爷爷我好歹搶出你，  
咱爷倆挨餓受冻多少冬。  
不容易熬到天晴得解放，  
土改翻身不受穷。  
合作化后一年更比一年好，  
我心里就怕雨季發山洪。  
多少年日夜盼望把水制住，  
盼来盼去沒落空。  
桂英啊，水庫就是咱的命，  
要赶快把它来建成。  
到那里你一个干活要頂兩個用，  
替你爷爷上个工。”  
吳桂英点头說：“記下。  
不用担心細叮嚀。”  
辭別爷爷来到水庫，  
这姑娘悶头干活不吭声。  
刨土推土帶头干，  
担起土筐一溜風。  
天不明他就上工地，  
收工回来滿天星。

帶動了全隊妇女齐努力，

立擋台要和全体民工比輸贏。

挑战条件傳出去，

誰不誇姑娘是英雄。

傳來傳去給他改了姓，

吳桂英改成了穆桂英。

暫記下英雄姑娘且不表，

来了她爷爷老吳忠。

社長叫他来把东西送，

送的是蓑衣草鞋和麻繩。

他恨不能三步兩步到工地，

恨不能立时看見小桂英，

到那里就算搬一塊石头鏟一銑土，

心里覺着也輕松。

不知他們走的多么快，

四十里沒用兩点鐘。

来到水庫吓了一跳，

嚇！黑鴉鴉人群似潮涌。

紅綠采旗迎風搖，

乱嘈嘈分不清水声歌声机器声，

推土机馬达連声响，

呼隆隆轟山开石似雷鳴。

担的担推的推齐把土送，  
铁斗车来回飞奔不稍停，  
大壩上压道机交叉来往不间断，  
哼哎唉一片打夯声。

嘿呀！这样的場面真是头回見，  
吳老汉看了西来又看东，  
光顧了看景忘了走路，  
惹的那同来的社員把他拥。

（白）“快走吧。”

他們鑽着人縫到处找，  
有一个年輕小伙把話明：

（白）“老大爺你找誰？”

老汉說：“找俺們紅星社的民工队，  
找我的孙女吳桂英。”

吳桂英三字剛出口，  
那小伙冲着老头笑盈盈：

“找別人俺不知道，  
穆桂英实在大有名。

順手你往大壩上看，  
有一杆优胜紅旗飄在空，  
你孙女在那里立下英雄擂，  
和我們挑战比輸贏。”

三个人冲着红旗奔大壩，  
忽啦啦圍上一窩蜂。

(白)“来了嗎，大爷你好？”  
“好。”

这个問蓑衣、草鞋帶沒帶？  
那个問捎沒捎咸菜和麻繩？  
有一个叫黑胖的閨女要棉襖，  
他說是一早一晚太清冷。

吳老漢說：“所要的東西全帶到，  
你們快去干活不要誤了工。

黑胖你領着他倆去找大隊長，  
當面把東西交代清。”

这时候桂英推土也來到，  
后跟着小車队亞賽一条龙。

吳老漢眼饑手又痒，  
挽了挽袖子就帮工。

“孩子們，聽說你們立了擂，  
爷爷要把擂台登，

比別人咱比不過，  
單戰你妇女隊長穆桂英。”

“爷爷剛到還是歇会吧，  
上崖下坡怕不行。”

“我七十的老头不服老。”

“怕的你累出病来了不成。”

老头不听他孙女劝，

抄起車子来一溜風。

乍上来都怕他年老干不了，

不料想腿脚灵便气力更行。

(白)“孩子們，敢給爷爷比嗎?”

“比就比!”“那你們就蹤吧。”

吳老汉推車头里走，

桂英紧跟不放松。

桂英我土筐裝的滿又滿，

老汉我推着兩筐还不行，外加一筐車上扔。

桂英我推車如飞不歇不站，

老汉我也不管上崖下坡路不平。

桂英我紧走几步就把爷爷赶过去，

老汉我三步并做兩步行，一刹又拉下小桂英。

这功夫別人推土不过二十趟，

他爷俩推了四十一趟还不停。

正是他祖孙二人來比賽，

隊長專來把大爷称。

“大爷呀別推啦，

歇歇腿吃点东西早回程。”